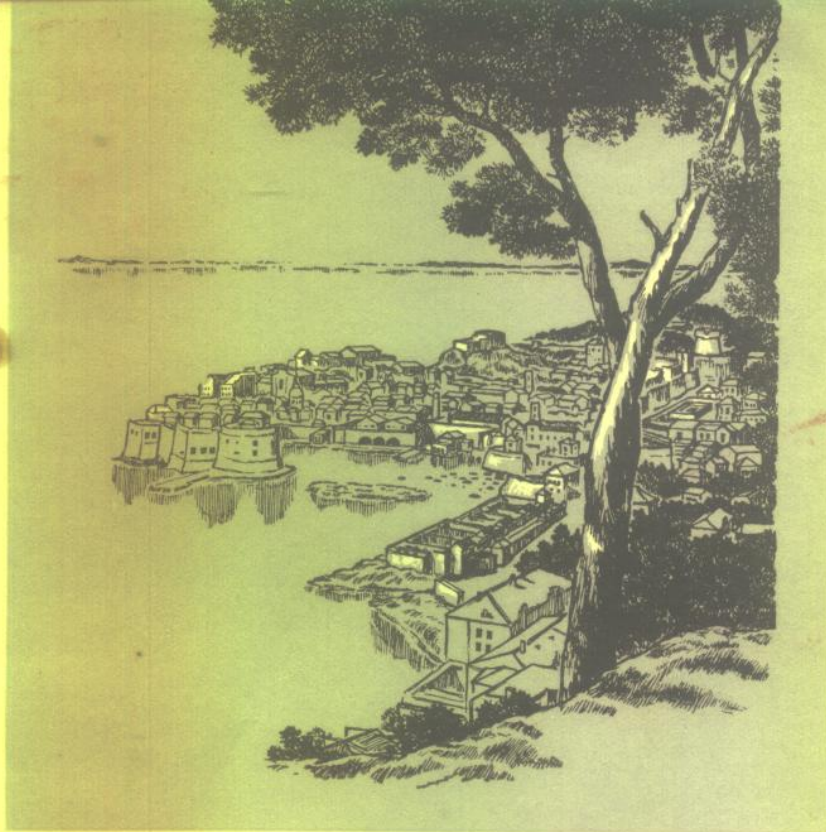




在南斯拉夫國土上

王 揖 汪 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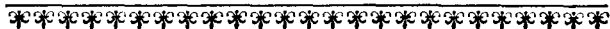


在南斯拉夫國土上

王 揖、汪 溪 著

世 界 知 識 社

1956年・北京



在南斯拉夫國土上

王揖、汪溪著

*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張 $1\frac{5}{8}$ ·插頁4·字數32,000

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7)0.28元

統一書號3003·236

寫在前面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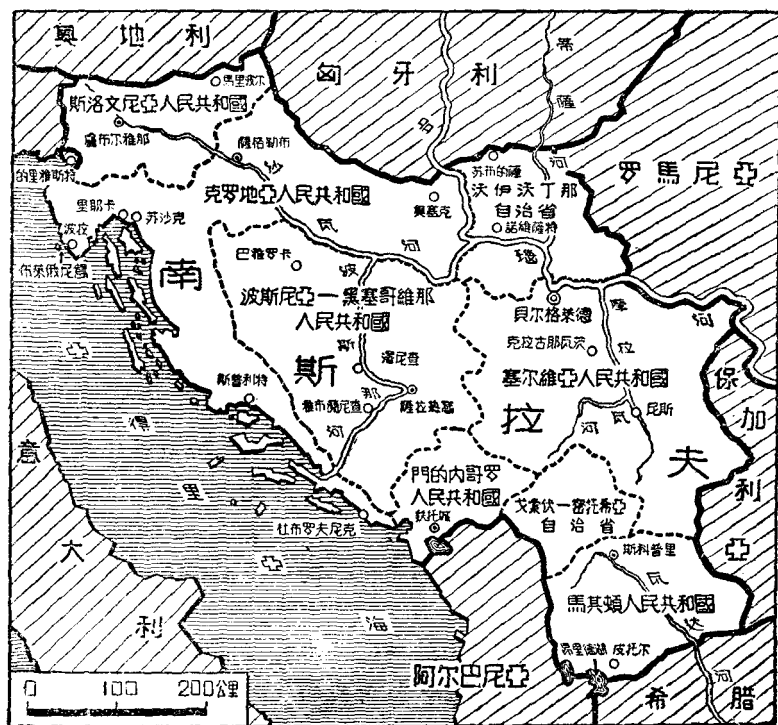
1955年11月，作者參加中國新聞工作者訪問南斯拉夫代表團，在這個山河壯麗風景優美的國家里，停留了25天。從沙瓦河岸到亞得里亞海濱，從馬其頓到斯洛文尼亞共和國，我們旅行了數千公里；參觀訪問了重要城市、工廠、農莊和文物歷史博物館；會晤了熱情好客的各种各樣的人士。收集在這本小冊子里的六篇文章，就是我們這次旅行的記敘。

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國家權力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生產資料是公有的，它的經濟管理和國家機構的組織具有特殊的形式。這本小冊子記敘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鬥爭中所表現的英勇不屈的氣概；記敘了他們以堅定不移的意志向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邁進；記敘了在經濟管理和國家機構的獨特形式下，人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

從南斯拉夫歸國後，我們時刻都為南斯拉夫朋友們對中國人民兄弟般的友誼和關懷鼓舞着：鐵托總統和其他領導人員對代表團的友好談話，才從工廠車間出來、向我們伸出帶着油垢的手的人們的热情擁抱，在農民家庭里無拘無束的訪問……，使我們有一種把它轉達給中國人民的欲望。

時間畢竟是短促的。不能不引為遺憾的是，我們沒能帶給讀者關於南斯拉夫比較更周密細緻的記敘。如果說，新聞記者的工作，可以作溝通不同國家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情的橋梁的話，那末，我們衷心地期望：這個遠說不上是完整的報道，能夠在中南兩國人民友好的橋梁工程中成為一兩塊有用的磚石。

1956年4月於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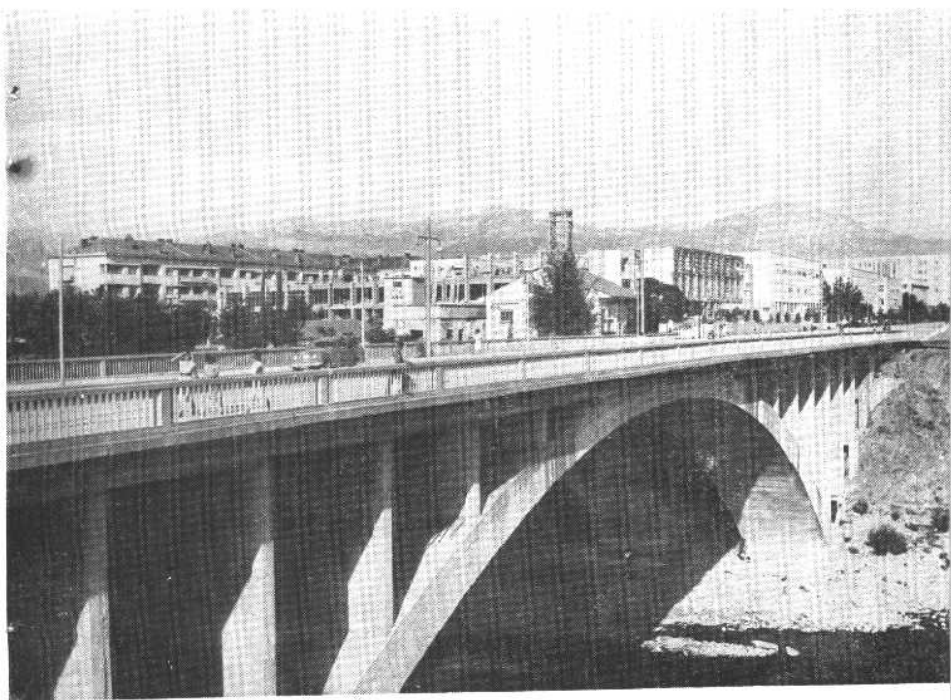
南斯拉夫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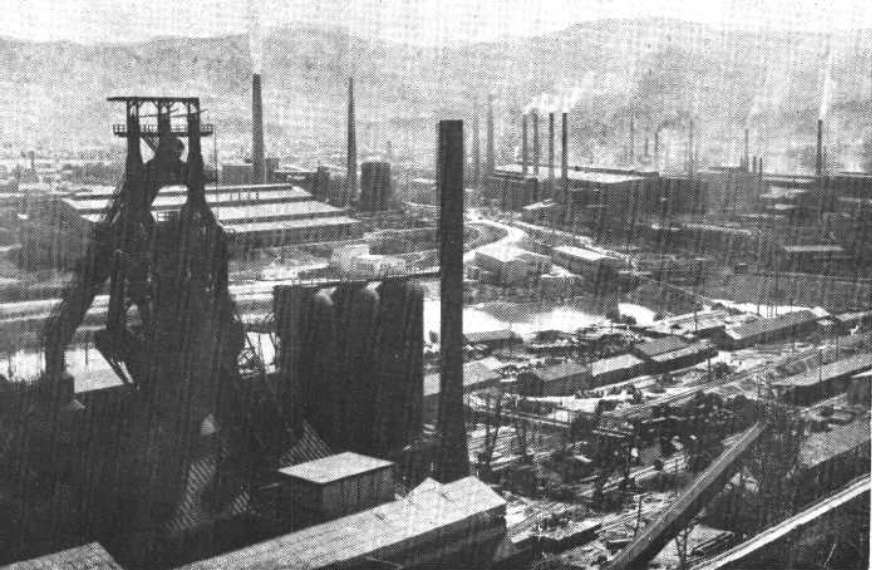
鐵托總統和中國新聞工作者訪問南斯拉夫代表團合影。



联邦議會大廈。貝爾格萊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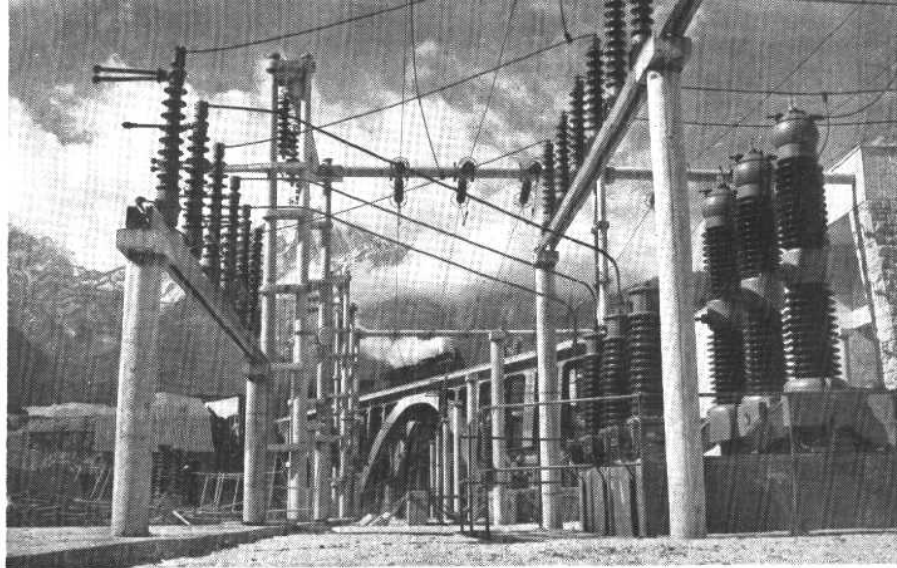
本來經濟和文化都很落后的門的內哥羅共和國，有了很大的發展。
這是共和國的首都——鐵托城。



澤尼查鋼鐵廠全景。

“五一”機器製造廠車間一角。





雅布蘭尼查水电站电气設備的一部分。

斯庇里特造船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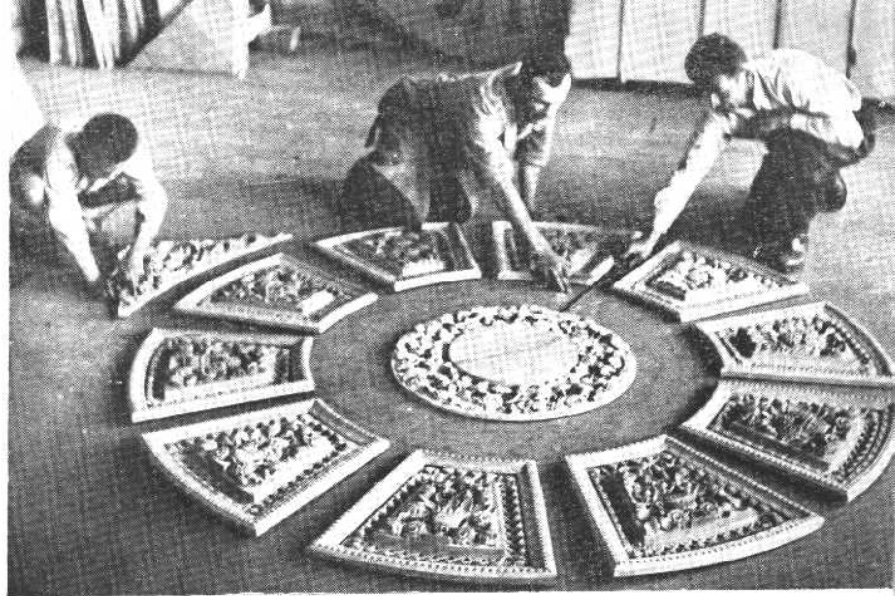




盧布爾亞那渦輪機制造厂新建的工人宿舍。



阿尔卑斯山脚下斯洛文尼亚农民收割牧草。



昂里德的雕刻學校專家們在雕制天花板。

貝爾格萊德新建的一所學校。





斯科普里的一个街道幼兒園。

目 錄

倔強的人民·····	1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進·····	7
訪問工厂紀要·····	14
在農村合作社里·····	24
文化生活散記·····	31
北京——貝尔格萊德之間·····	41

倔强的人民

一

中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團在 11 月的初冬季節里，踏上了南斯拉夫的國土。不管走到那里，殷勤好客的主人總是帶着一些歉意對我們說：“你們來得遲了一些，如果是在夏天啊，就會見到最好的景色。”其實，冬天對於這個國家並不是很嚴峻的。有着亞熱帶氣候的游覽勝地杜布羅夫尼克城，街道兩旁高大繁茂的棕櫚樹和龍舌蘭的枝葉，終年都使整個城市籠罩在一片翠綠中，讓人心曠神怡。位在高山之中以“山上的眼睛”聞名的優美的布列德湖，在暖洋洋的陽光里絲毫不減它那藍色的嫵媚。已經結束了秋收的北部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的溪谷和平原上，尖形瓦頂的精致農舍間，點綴着藤條盤繞的葡萄園和成片的果樹。冬天並不能奪去南斯拉夫山河的雄姿和秀色。

南斯拉夫美麗富饒的國土，幾百年來，遭受過說不盡的異族的踐踏。我們曾在馬其頓共和國西部的昂里德湖邊漫步。有一個關於它的古老故事在南斯拉夫各民族人民中世代傳述着：湖上的仙女將一把所向無敵的寶劍和一朵魔花送給熱望自由和幸福的青年農民馬可，使他打敗了奪去了他光彩的生活的入侵者——土耳其帝王，救出了心愛的姑娘畢麗雅納。這個交織着對外來侵略的仇恨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故事，不是傳奇，而是歷史的真實。

馬可正是在苦難中的人民仰望着的民族英雄的形象。反抗侵略的詩篇載滿了各族人民的歷史。16世紀60年代，克羅地亞人馬蒂亞·古柏領導了反對奧匈王朝統治的規模巨大的農民暴動。暴動失敗了，馬蒂亞·古柏被暴君戴上了燒得通紅的鐵帽子，死而不屈。19世紀初叶，塞爾維亞人反抗土耳其占領的起義在卡拉約爾耶領導下堅持了9年。19世紀末叶領導馬其頓人起義的英雄蓋爾切布的石棺和墓碑，今天還保存在斯科普里一個地下教堂的庭院里供人瞻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斯拉夫人民反抗德意法西斯的鬥爭尤其艱巨。戰時，平均每8個人里有一個游擊隊員，每9個人里有一個戰爭犧牲者。我們遇見的年在30歲以上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會參加反法西斯占領者的鬥爭；而全家都是游擊隊員的，也屢見不鮮。

二

汽車以不快的速度，行駛在從澤尼查到薩拉熱窩蜿蜒80公里的公路上。這正是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共和國的心臟地帶，反法西斯游擊戰爭的指揮部大部時間是駐在這里的。

在進入薩拉熱窩盆地以前，我們到达了伊格曼山脚下。在一個山凹里的兩棵大樹下，樹立着紀念人民游擊隊的第一個“無產階級旅”在1942年1月的一次急行軍的紀念碑。碑上的紅星里鑲着斧頭和鐮刀——“無產階級旅”的徽號。碑文寫着：戰士們在零下32度的嚴寒里，穿着單薄襤褸的服裝，越過一座又一座高山，要趕到伊格曼山的那一邊去迎擊敵人。他們連續行軍23小時，在到达目的地以

前，沿途有180个战士冻死冻僵了……。这个紀念碑和周圍的布置都十分簡朴，正像我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样。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是努力保存各种战斗遺迹，用來教育第二代的。

我們同南斯拉夫同志一起憑吊了离盧布尔雅那不算远的“得拉加合葬墓”。这是在山腰上用一道石牆圍繞着的很大的一个公墓。山旁流着清澈的溪水。法西斯把被俘的斯洛文尼亞游击隊的政治工作人員和伤病員，順着石牆排成隊，進行野蛮的集体槍殺。几年之內，在这个地点前后被難的愛國志士有8,000人。鮮血染紅了流水，但是，斯洛文尼亞人民踏着死者的血迹，一直战斗到底。現在，無數的花圈和花束常年不斷地在墓前陪伴着烈士的英灵。墓碑上寫着：“虽然山河靜謐，但被難者在控訴凶手”。有名的雕塑家把死難者臨刑前的仇恨、困頓和不屈如生地复現了出來。

愛國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是深入人心的。我們經常可以听到和看到歌頌民族英雄的歌曲、雕塑、繪画。即使是最偏僻的角落里南斯拉夫最动人的現實主义藝術很多也是以此为主題的。每逢星期日或假日，各处的烈士紀念碑和紀念館，总有川流不息的少先隊員和中学大学学生，前往參觀憑吊。在各处紀念墓碑前，不管是大是小，是有名或無名的英雄之墓，在冬天季節里，常有鮮花環繞着。在沃伊沃丁那自治省的農村里，还有不少農民至今仍舍不得拋掉十几年前游击隊員們戴的紅五星小帽。

三

艰苦的生活，頑强的战斗給南斯拉夫留下了最寶貴的